

家庭议会

「家·凝聚爱」家庭教育短片 — 枪林弹雨下的人道救援工作 唐颖思

成为无国界医生

唐颖思 : 我很喜欢周游列国
认识不同的文化
认识不同的种族
有什么工作可以将我的兴趣和职业融合在一起
无国界医生就很符合我的条件
所以我可以藉着我的技能
前往不同的国家
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
以及医治不同国家的病人

任务期间的难忘经历

唐颖思 : 我最难忘的是第一个任务
在 2015 年，我去阿富汗时
一个小孩子因为踩了地雷
双脚要截肢
当时在阿富汗的血库不像香港般
拥有先进血库和有充足的（血液）供应
那时要输血
需要整条村庄的人来配血
看看哪个人适合为小孩子输血
我们才可以成功完成手术
有村民受到伤害时
整条村也会互相合作帮助他

遥距维系亲情

唐颖思 : 无国界医生中，我的职位是手术科的医生
一般来说（任务）由 4 星期开始
我自己选择的任务可能长一点
大约 8 星期至 3 个月
对我来说，去到一个新地方需要时间认识
如果我太早离开
我觉得未必太理想
在这 3 个月期间
我和家人的沟通
就要依靠互联网

如果互联网接收未必很好
可能就只能进行声音的对话
我记得在 2015 年第一次前往阿富汗的时候
去了八个星期
我妈妈每一晚也没有睡觉
直到早上听到我的电话
她才敢睡觉
回来后也看到她瘦了很多
随着我参与愈来愈多次任务
妈妈就认识、知道我也比较有分寸之后
她的担心就愈来愈少
除此之外
我也尝试在项目与项目之间抽取一至两个星期的假期
相约家人在中间点一起去旅行
例如 2018 年我完成海地的任务后
海地是一个中美国家
我们就飞往美国
与家人汇合
去一个很短的家庭旅行
之后我就再前往布鲁塞尔、伊拉克
继续我下一个任务

家人支持成追梦关键

唐颖思 : 家人给了我很多支持
第一是经济上的支持
在我全职做无国界医生时
我不需要交家用
甚至我妈妈会给我生活津贴
所以当时在没有经济压力下
做自己喜欢的工作
另外就是精神上的支持
家人在我离开香港（进行）一个又一个项目时
没有催促我「何时才愿意安定下来」
做一只只有脚的小鸟
妈妈亦会偶然
在任务尾声时
鼓励我继续做下去
这些是家人给我很多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
才让我可以继续我的任务

走到抗疫前线 服务香港

唐颖思 : 2003 年时
沙士疫情时，我还是医学生
仍未执业
到 2020 年时
已经是一个执业的医生
我觉得应该要将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
当时我也将香港视为一个小型的任务地点
以服侍香港的病人
但当时家人也很担心
究竟我走到前线
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
但一切安好
我也未曾染上疫情
所以到这次第五波时
2022 年我主动前往竹篙湾
服侍病人 3 个月
这段时间
由于他们知道我有之前的经历
所以也很放心让我继续在前线

见证生死 陪伴家人最重要

唐颖思 : 其实参与无国界医生两年之后
期间看到很多生生死死
家人之间因战争而分离
甚至分开在两个国家长期居住
在我离开香港两年多
全职做无国界医生
我也觉得有点亏欠了家人
和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
回到香港
也看到他们老了一点
就更加给更多时间他们
所以以前我也会希望自己搬出去住
但到了这一刻
便觉得陪伴家人最重要
所以我也继续留下来和家人同住